



顾松园 医镜校注

上册

原著·顾松园

校注·张景捷



GU SONG YUAN
YI JING XIAO ZHU

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顾松园医镜校注

上 册

原著·顾松园

校注·张景捷

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顾松园医镜校注

清·顾松园原著

张景捷校注

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河南中医学院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0.9印张 469千字

印数1—4,000册
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14245·121定价 套 5.9元

(委托出版)

前 言

顾松园氏，清康熙年间人，曾供职太医院，学识渊博，操术精审，理论经验，均臻上乘。于是，摘《内经》、仲景之要义，选历代名医之精华，参以己见，历二十余年而著成《顾松园医镜》。全书共十六卷，分五大部类如下：

“本草必用”二卷，载常用要药二百七十三种，备述主治、性味、功用，尤详禁忌；

“脉法删繁”一卷，分“《内经》要语”、“先哲名言”、“持脉真诀”、“内景详解”、四节，主论脉法；

“灵素摘要”一卷，分摄生、阴阳、脏象、气味、治则、病机、运气诸节，论基础理论；

“格言汇纂”一卷，分“论治大纲”、“辨症大纲”两节，论临床纲要；

“症方发明”十一卷，详论常见病证、因、脉、治、方药，论后大多附有医案印证。

顾氏于当时滥用温热之弊，目击心伤，故力倡今人元气薄，外感尽属热，南方宜辛凉，老人多阴虚，其间虽饶有创见，亦不无激切之言。而其著论立法，辨症析疑，则平正允当，历验卓效。学者如能融会全书，自可尽窥顾氏**攻补温凉**之本旨，庶临床施治，各得其当，而无所偏废。

兹据河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本，将原竖排改为横排，原眉注亦改横排，以“米”为记，列于行间之左下角，页首于“米”下，详列所注内容，以便对照。并校勘讹误，废句读，用标点，加注释，间置商榷之见，以供读者参考。谬误之处，希予指正。

张景捷

1985年4月15日

献 稿 者 序

亘古以来，我国医学为民除疾，其功难量。然而，其间亦有秘本未泄于世，或年久失传者，既难纠其数，又难挽其损。吾先伯君顾诤延奇，早在天津行医二十余载，积累不少经验和妙诀，然遗留吾辈者，惟《顾松园医镜》一著，而又被吾视作珍宝，珍藏四十余年。至今，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政策的感召下，群众思想觉悟大有提高，凡具一技之长，或持有验方、秘方者，纷纷公诸于世。吾年虽花甲，扪心有感，愿献先伯君遗传《顾松园医镜》抄本予人民出版社，推荐供医界研究参考，效益人类，此实吾终生大幸也。

《顾松园医镜》成稿于公历一七一八年，系吾顾氏祖传秘本。其中分：“本草必用”、二卷凡十部，“脉法删繁”、“灵素摘要”、“格言汇纂”各一卷凡十三部，“症方发明”十一卷凡五十五部。其特点：（一）遍择古今名医巨著之精华，通过实用，搜集成方；（二）病情、病原剖解透彻，药性交代清楚；（三）同症者，还宜时、宜地、宜人、宜性分别立方；（四）文字通俗，注解明确；（五）明医和初学医者，皆适用。

此部医著，经二百余年考验，读之，颇感浅显易懂；用之，则渊深不竭。至今，远祖顾诤松园毕生之结晶，始有焕发灼光之时，使吾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。

顾世培

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

校 订 者 序

世所见的医书，有这两种：一种是漫谈道理，少讲实用，一种是斤于方治，缺乏理论。其结果，前者流于空泛，使读意识散佚，难于循规师宗，成为纸上谈兵；后者囿于拘限，致学者思想狭隘，不能触类旁通，多犯削足适履之弊。这两种都不是完善的医书。顾氏身世史略慈云不甚详，不能妄为赞述。惟其手著医镜书稿，经慈云三番审阅，堪称有理论、有经验，分科多、眉目清，可资学习，可供参考之一书，更与民国十三年上海扫叶山房发行之顾氏医镜内容核对，其措辞之劲练，义理确当及补订之一百二十余处，原序三、跋，前书缺，等等根据，证明本稿为顾氏本人之修正稿，其内容精采扼要，醒豁透辟，较扫叶山房发行之本，实质上又提高了很多，其与程钟龄之《医学心悟》，傅青主之男女科，短章简编，说理浅薄者，不可同日语也。观其全著“本草必用”、“脉法删繁”、“灵素摘要”、“格言汇纂”与“症方发明等十六卷，均能申以卓见，参以名言，于证脉法方，典章俱备，信为辨证论治之较好医书。其于专症专论之后，列举病例，详述该症的误治正治经过情况，尤为临床症治的实际证验，予读者以现场观摩，则裨益认症施治的印象更深，这都是《顾松园医镜》中的独特处。近人沈仲圭的经验处方集，运动器病的痹症部分，推崇顾靖远对行、痛、着痹症的处方论治极为灵效，是证松园先生的医学著

述，非空泛无物者可比。慈云学验俱浅，不能攻玉他山，虽滥医林，愧无所长，但对松园先生之遗著医镜，尚能识其优，以为道即在是，故喜而为之序。

杨慈云序于河南省人民医院中医科

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

原 序 一

医之为道大矣！医之为任重矣！世之言医者甚夥，具曰予圣，及经治病，则动罹颠复，因是而叹明通者之难其人也。吾友松园顾君，系出巨族，颖异天生，年方午勺，铮铮夔序，特以屡试数奇，未逢伯乐之顾，乃以明经就选。其言曰：“大丈夫不能致君行道，被泽于苍生，亦当济世立言，有功于造化。”遂择岐黄之术而为之肆力焉。寒暑靡间，寢食俱忘，不啻有人督促而为之者，二十年来如一日。夫以是道高矣！名著矣！彼虽不欲以斯术自见，然友之知其神而称其方者，户外之屦常满。其临症投剂，俱与俗下相悬殊，医弗能解，辄相谤之，然用卒奇中，亦未尝不心折之，遇险怪症必拱手而请质焉，松园往往起沉痾而生之，辄抚掌自快。曾供职御医院，旋以亲老归养，闭户著书，手辑医镜一编。其于“灵素摘要”、“内景详解”、“脉法删繁”则简而明，“本草必用”、“格言汇纂”则要而精，症方发明，则博而约，真业医之秘本，济世之宝鉴，医书中之罕见者也。行将达之彤庭，播之中外，跻斯民于寿域，传奕世以无穷，又安知圣天子不召对宣室，寄之重任，以展君之抱负也！勸其拭目以观之矣。

翰林院检讨充修纂明史官年家眷弟冯勛拜撰

原 序 二

古来医书，充栋汗牛，难以悉数。如近代王宇泰之《证治准绳》，薛立斋之十六种书，则学者苦其太繁，而有望洋之叹。李士材之必读，赵养葵之《医贯》等编，又嫌其太略，而有未备之憾。求其简而明，约而该，切于时用而必效者殆罕觐焉！松园顾君情深利济，究心医术，积学有年，纂述医镜一编，书成请余为序。余一为披阅，见其所集本草、内经、脉诀、症方诸卷，删繁去复，独存精要，加之注释，义极详明。真令医者续之，顿开胸中茅塞，病家见之，亦恍然致疾根原，应寒、应热、应补、应攻，不为庸俗所误。所谓简而明，约而该，切于时用而必效者，是书足以当之矣。余甚欢喜赞叹，而弁数言于首。

赐进士及第资政大夫

予 告

经筵讲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加二级年家眷侍生徐秉义拜撰

原 序 三

松翁顾公之于简，翁婿行也。简未遇时，吾父楚皋公与金陵赞先符公订姻姪。先是松翁弱冠，尝与符公有车笠之盟。后别二十年，符公客歿粤东，无子有女二，一归简尚未婚也，时孤露南中，吾父悯其母女无依，迎来吴郡。一女为养媳。壬午秋闱，简幸得隽，与松翁往来颇厚，谈及符公，为之慨然曰：此吾故人女也，子尚未成姻，一切装赠，我当少助万一。简于时心服其高义凌云，而德施难忘也。予不得事符公，视松翁又一符公矣，因以舅视松翁，松翁即以婿视简。因得与嗣子宰为内兄弟，盖异姓而同怀不是过也。适见内弟所钞撮医镜一书，相与反复展玩，大有会悟，乃知翁之用心忠厚，视嗣子如所生，故视嗣女婿如己出。情至之人，天伦不薄，仁厚之意，遍济群生，宜其竭心力以活人，不肯作时下庸医所为，故其书之详审精密，至再至三改纂数四而后成也。简忝职守府，莅属东省，偶尔遭疾，以王事靡盬，力疲奔命，延医诊视，如水投石，几致身陨，凡一年有余乃痊。特附家邮，达吾翁烦吾嗣内弟，速录成书达东省，可以济活万人，而吾岳翁一生苦心及吾内弟积年钞撮之成劳两无负乎！先草叙言一篇于翁自序之后，并以俟当代有识有力名公卿大人，以赞成刊刻之举，福祉永无极云耳。时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嗣婿程简拜序于山东之官廨

自序

古圣王尝百草，著医书，而于万政之余，不肯自暇逸为劳者，诚以民生为大，而医事为重也。周礼以医事隶于六官，以保王躬，掌民疾，且命医为师，俾出政令，班固汉书，以医并于神仙，其职责，其道尊，故其时神良辈出，若周之长桑扁鹊①，汉之华陀仲景②，俱表表在人耳目间。自兹而降，上祇视为奉御之名，下直比于艺术之流，学士大夫，多所弗讲，而业儒不成者，即粗识方书③，遂号为医，竟借以为肥家之生计，盛盛虚④虚，而遗人天殃，致邪失正⑤，而绝人长命，医学之荒也，由来久矣。虽唐宋以来，不乏哲人，然究寥寥易数。推其过，总由不学之咎。然学儒之读书也易，学医之读书也难，儒书则一定之可循，医书则多岐之易炫。儒之书，孔孟之书也，夫人而知读之矣，弗敢违也，医之书，炎黄之书⑥也，亦夫人而言读之矣，而卒弗读也，何则？文辞古雅，理道渊深，难以解悟，故庸浅之流，望而蹙额，一见药性赋及症方歌诀⑦等书，便奉为灵宝，不知入门一错，误已误人，少年不学，老大徒伤，追悔何及。而好高之辈，又辄自称读金匱书，遵仲景法，偏执不化，疗病投剂，务必争奇求异，是好高偏执之杀人，与庸浅不学之杀人等耳。故张、刘、李、朱⑧本医之四大家也，其所著书，不过补前人之未备，而自成一家之言。即诸家各有所发明，亦补前人之未备者居多。是以赵⑨氏云：读伤寒书，

而不读东垣书，则内伤不明，而杀人多矣，读东垣书，而不读丹溪书，则阴虚不明，而杀人多矣，读丹溪书，而不读薛氏⑩医书，则真阴真阳不明，而杀人亦多矣。故医而不精深孔孟之理，洞彻炎黄之义，广征诸子，遍考百家，融会贯通，活泼治病，而欲求如桴鼓响应，犹拔刺雪污，称为工巧神圣，必无之事，熟云医为小道，而可易视为哉。闻之张长沙⑪云：居世之士，曾不留心医术，上疗君亲，下救贫贱，中以保身，但逐荣利，企踵权豪，卒遇非常，身居死地，百年寿命，委付凡流，岂不危哉！玄晏⑫云：人受先人之体，有八尺之躯，而不知医事，此所谓游魂耳，虽有忠孝之心，慈惠之性，君父危困，赤子涂地，无以济之，此圣贤所以精思极论，尽其理也。予有感于二氏之言，因思古人有不为良相定作良医之语，因遂慨然而叹，谓可以侍君，可以养亲，可以济世，可以全生，可以成名者，庶几有熊氏⑬之风乎？遂毅然自奋，二十年来夙兴夜寐，殚炎黄之奥，究仲景之秘，渔猎方书，搜罗医案，忝得萤明。乃辑本草必用，脉法删繁，内景图解，灵素摘要，格言汇纂，症方发明，分为一十六卷，统名**医镜**，俱以岐黄仲景为经，诸子百家为纬，言言采其金石，字字摘其珠玑，明剖疾病之情，悉合时地之宜，俾庸浅者读之，则易为领略，好高者省之，遂难施险僻。更望当世巨公，慧眼品题，互相倡导，以挽颓风，使人皆得尽其天年，不负古圣王垂教之仁慈，是则余之大快也，而亦苍生之大幸也。

吴门顾靖远松园甫

注 释

(1) 长桑扁鹊：长桑，即长桑君，战国时医家，名医扁鹊之师。扁鹊，原名秦越人，战国时著名医家。渤海郑郡（今河北任丘）人。精脉诊、通各科，医名甚著。现存《难经》即后人托名秦越人的作品。（见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）

(2) 华佗仲景：华佗，字元化，东汉后期杰出外科学家。精擅各科，外科造诣尤深。创用酒服“麻沸散”进行全身麻醉，并多次进行剖腹手术；创《五禽戏》，为我国体育疗法之先驱；创“华佗夹脊穴”，临床疗效显著，历代沿用不衰。著作均佚，《中脏经》乃后人伪托。仲景，张机，字仲景，南阳涅郡（今河南南阳）人。东汉后期杰出医学家，生平治学严谨，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”著《伤寒杂病论》创六经、八纲辨证及汗、吐、下、和、温、补、清、泄等治疗法则，为中医学辨证施治奠定基础。本书经后人整理，析为《伤寒论》及《金匱要略》二书，乃中医学重要经典。后世尊之为医圣。（见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）

(3) 粗臆方书：臆，音猎，践踏、逾越的意思。方书，即医书。全句乃粗读医书，不求甚解之意。（参《辞源》）

(4) 盛盛虚虚：实证用补为盛盛，虚证用泻为虚虚。

(5) 致邪失正：助长病邪，耗伤正气。

(6) 炎黄之书：炎，指炎帝神农氏，作《神农本草经》。黄，指黄帝，与其臣岐伯等作《黄帝内经》。二书为

中医学最早的经典著作。（见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）

（7）药性赋、证方歌诀：历代不少医家，将药性证方编为歌诀，使于记诵，其推广医学之功，未可抹杀，但学者不宜以此满足，不求深造。

（8）张刘李朱：张，张从正，字子和，自号戴人，睢州考城（今河南睢县、兰考一带）人。金元四大家之一。主张急驱外邪，用药偏寒凉，主攻破，对汗、吐、下三法，颇多发挥，世称攻下派。著有《儒门事亲》行世。刘，刘完素，字守真，自号通玄处士，人称刘河间。河间（今河北河间）人。金元四大家之一。治病多采降心火，滋肾水，善用寒凉，世称寒凉派。著有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、《宣明方论》等。李，李杲，字明之，自号东垣老人，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人，金元四大家之一。认为“内伤脾胃，百病由生”。创“内伤学说”，制“补中益气”、“升阳益胃”等新方，对后世有深远影响。著有《脾胃论》、《内伤外感辨惑论》、《医学发明》等。朱，朱震亨，字彦修，又称丹溪，婺州义乌（今浙江义乌）人，金元四大家之一。倡“阳有余，阴不足”论。治病善用“滋阴降火”，后世称滋阴派。著有《丹溪心法》、《格致余论》等。其学术思想在日本等国也有较大的影响。（见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）

（9）赵氏：赵献可，字养葵，明代医家。推崇薛己，发挥命门学说，强调养命门之火。治病主用六味丸、八味丸。理论上有一定片面性，颇为后世学者（如徐灵胎等）所指责。《医贯》六卷为其代表作。（见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）

(10) 薛氏：薛己，字新甫，号立斋，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明代医家。曾任太医院史。薛氏世业医，通晓各科，尤精疡医。主张治病务求本源，倡导补益真阴真阳。著有《薛氏医案二十四种行世》。（见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）

(4) 张长沙：因张机（仲景）曾官长沙太守，故又称张长沙。（见《辞源》）

(5) 玄晏：皇甫谧，字士安，原名静，自号玄晏先生。安定朝那（今甘肃灵台）人。魏晋时著名针灸家，撰《针灸甲乙经》，对针灸学发展有很大影响。（见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）

⑥ 有熊氏：黄帝又号有熊氏。（见《辞源》）

凡 例

一、习医先宜熟药性。兹采必用诸药品，加之注释，示以禁忌，欲求广博，有《经疏》①《纲目》②诸书可考。

一、脉法先采《内经》③要语，次摘先哲名言，后及持脉真诀，删繁存要，但能熟读此编，自有得心应手之妙。

一、脏象内景及经络不明，动手便差。故以内景绘图④注解，经络歌括重为考订，使学者昭然于心目。

一、《内经》，犹儒家孔孟之书，为医者必宜熟读，先贤俱有发明，近人亦多纂集。今之弃儒归医者，全部则苦多而难读，纂要尤徒诵而未解。兹以景岳《类经》⑤为主，摘其大纲切要必不可无者，逐句注释。其病机一门不详诸症者，以散见各门不复重赘。

一、治病及辨症俱宜先明其大纲，故立格言汇纂一编，忝以管窥、务宜熟读。

一、伤寒喻嘉言《尚论篇》⑥已详，似可毋赘。每见业医之士，犹未尽能熟读，余因会通全书，将六经症治，以及合病、并病、坏病，过经不解，并劳复、食复等症，参仲淳之法以用药。更立羌防香苏散，以代麻、桂等汤，加減阳明经葛根汤一方，补太阴、厥阴经二方，以黄连阿胶汤一方，为治少阴经之病，亦合为一篇。以便诵读，若求深造，自有全书在焉。

一、张仲景《伤寒论》⑦为唯一无二之证治经典，后世医书其能发明全书之奥旨者，惟喻嘉言之尚论为最，对冬月正伤寒治法详尽无余。至若春温、夏热之病，沈目南立柴芎

香豉汤，用丹皮入心包以治温病，香豉散火汤用骨皮入三焦以治热病，诚发前人所未发，惜其方名未妥，故余更之。一曰柴胡丹皮汤，一曰柴胡骨皮汤，使人知所分别用治。且汗出为三焦的症，苍术非宜。又注云：有汗去之，是立骑墙之见，使人何以辨症耶？故检去此味，其辨症四时感冒总论，风温论，春月感寒诸论，余统归为一篇，使读者一览晓畅无余。

一、伤寒辛热诸方，原为误药从权暂用，并非传经伤寒正治之法，故不录者甚多，实非偏执，欲挽时弊，况温热病中，断然无处可用，另有发明于后。

一、诸症俱有论。凡《内经》、《金匱》⑧及先哲名言，有关本门之症者，采其精要，选入论中，忝以鄙见，合为一篇；篇中所未尽者，复于方后阐发之。若虚劳一门，方书多气血阴阳混列，兹特阐发阴虚劳症一门，独抒一得，就正大方。

一、方下所列之症，均注以明之；方中所用之药，逐品以析之。或方后更发明全方之旨，备加减之法，以通其变；示服药之法，以善其用。即附不可汗、吐、下之条于本方之左，及难用之方药标出，以使之知所禁忌，备救误治之逆，及外治诸法。或本方加减一、二味，即更方名而治某症者；或症似本方而实非本方可治，即为剖别，而推用别方者；或因方下所列之症，即为阐发病机者，备悉始终治要者，总一一拈出，以便学者运用。

一、先哲及愚医案，摘其平正切用效验者录之，医方亦然，其险僻者一概不载。

一、是编先列本草必用，次列脉法删繁，内景详解以及